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谢公子郊外遇友 袁柳庄风鉴惊人
第 二 回 海滩边遇怪物偕花烛 聚仙亭揭封皮走妖魔
第 三 回 设奸计刘氏投井 请赴席自身殒命
第 四 回 侠士探监淮安府 天师巡察城里妖
第 五 回 审冤情请天将灭除妖怪 识英才代甥女愿作冰人
第 六 回 真才子扬州投书坦腹东床 假佳人花园觅偶私效鸾凤
第 七 回 天师遣将花园捉怪 谢廷途路山林遇妖
第 八 回 刘从虎骗诱贞妇身正法 夏太师举荐季才招驸马
第 九 回 公主被妖摄去中毒 太后设计赚哄打印
第 十 回 圣母灭五毒讨封赴仙阙 谢廷毕婚姻衣锦大团圆

第 一 回 谢公子郊外遇友 袁柳庄风鉴惊人

词曰：

合欢杯，谁不爱？且莫贪多醉不醒。一斟一酌不惹非，行也安时坐也稳。
美姣娘，谁不爱？且莫痴迷苦苦恋。鸳鸯枕上动干戈，恩爱多时反成怨。
世间财，谁不爱？公道取之无人怪。若用毒计强求来，来得快时去得快。
英雄气，谁肯让？保惜身家休放荡。人来辱我我由他，我若肯让天不让。
饮酒不醉最为高，见色不乱是英豪。

无义之财君莫取，忍气饶人祸自消。

话说大明永乐年间，江南淮安府盐城县，城内竹车桥旁居住一位相公，姓谢名廷，表字白春。父名谢顺卿，乃是两榜出身，在朝为官，官居翰林院学士之职。夫人张氏，并无三男二女，单生这谢白春相公一人。未及几年，父母竟自相继亡故，抛下巨万家私产业。在这盐城县数他为第一的财主。谢白春年方一十九岁，生得美如冠玉，貌似潘安，才同子建，尚在鳏居，并未婚娶。在家内掌执家务者有乳母，管理外面事务、一应田地房产，有乳公谢纯掌管。谢白春已入黉门，是一秀才公。

谢相公一日正在书房诵读诗书，正是二月下旬，天气晴和、花明柳媚之时，忽见乳公谢纯走进书房，谢相公便站起身来。列位，你道为何见了乳公就站起身来？皆因谢廷自幼父母逝世，总是依赖他夫妇二人抚养成人，家中大小事务出入，皆由他经手掌管；并兼为人老成持重，品行端正，故此谢白春站起身，口呼：“乳公，来书房有何指教？”谢纯口呼：“相公，刻下正是清明时

节，况且连日天气融和。何不趁此天朗之时，相公可到祖莹拜扫坟墓？你也当尽一点孝心，才是正理。老奴将酒肴、金银纸镲诸样祭品俱已预备齐全，专候相公拜扫祖莹。” 谢廷闻言，立刻更换衣服。只见他：

头戴片玉方巾，翩翩儒雅；穿一件莺哥绿直裰，必必斯文。白绫袜，大红朱履，直裰内衬银红底衣，仿佛当年卫玠之容；手执一柄春扇，真金，依稀昔日潘安之貌。真个是眉清目秀，实堪儒雅风流。

谢纯口呼：“相公，今日或是骑马，或是坐轿。早吩咐下去，好令他们预备才是。” 谢白春说：“勿庸骑马坐轿。今日天气晴和，不如步行，倒也消遣散闷。” 令乳公、乳母看守门户，带领两个家丁，挑着春盒、红毡、酒肴、纸镲等物，出了大门，一路行来至郊外。有词一首为证：

游人如蚁，士女如云。桃红李白，鸭绿鹅黄，莺声嘹唳，紫燕衔泥。桃柳桑麻，游人不绝。也有吹弹的，也有歌舞的。真个鼓乐喧天，管弦震地。又见那柳浪翻天莺簧啭，芳菲景色，真个令人应接不暇。正是：

风吹不管游人醉，独有三春景色新。

谢白春见此艳阳天气，景况可爱，心中恋恋，有依依不舍之意。缓步行来，不多时已到了自家祖莹。坟丁看见谢公子前来拜祖祭墓，忙给公子请安，便拿锹掘土添坟。家丁设摆春盒，满斟三杯酒，挂了纸钱，铺下红毡。谢廷走上红毡，向坟墓大拜了四拜，焚化了纸钱镲锭，奠了酒浆。

已毕，遂坐在红毡上，令家丁暖酒，欲自饮。只见远远来了一乘小轿，后随一个白面书生，走了过去。仔细一看，原是斜对门邻舍崔文，表字子英，乃是一位读书的寒士。谢廷站起身形，唤了数声：“崔兄，往何处去走走？”那崔子英闻后面有人呼唤，便转过头来一看，遂说道：“原来是谢相公，多有失慢。”谢廷回答：“不敢，不敢。兄台这是往哪里去？”崔子英回答：“适同房下到荒莹拜扫，不知谢兄在此，多有冒犯。幸毋见怪。”谢廷回答：“岂敢，岂敢。既然崔兄拜扫回来，今日郊外幸会，在下见此芳辰，欲同足下在此野饮一杯，以助风游之幸。幸勿见却。可令嫂夫人先回尊府。不识尊意若何？”崔文说：“承兄抬举，过蒙错爱。欲不领命，犹恐有拂贵意。俟少赶上贱内照会，必来领情。”于是崔子英赶上轿子，口呼：“娘子，现今谢公子留我野饮春酒，娘子先行一步。”吴氏口呼：“官人，不可贪杯，早些回家！”崔子英答应：“晓得！勿庸娘子嘱咐。”

不讲轿子先行回家，且言崔文走至谢廷的坟莹，谢白春心中甚实欢喜，尊崔文坐上首。崔子英再三不肯，方才坐在上首。谢白春对坐饮酒，亦无非讲些诗词歌赋、斯文道理。二人言语投机，开怀畅饮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饮，诗向会家吟。

又道是：

儒雅客对千盅少，俗厌人来扫兴多。

二人正在欢呼畅饮之际，见远远来了一人。及至走近，见其人五短身材，头戴荷叶巾，身穿褙氅，脸小头尖，一部落腮胡须，行迹鬼头鬼脸。俗语常言道：

判官头对小鬼头，作鬼也有三年愁。

此人姓陆名宾，是本城人。先前是在那些大老官门下走动，因他貌陋心奸，作事不端，故此无人与他来往。他亦只得独自一人，以上坟为由，若遇见相熟之人，骗些酒食而已。崔子英看见陆宾，站起身将手一拱，口呼：“陆兄请了。”陆宾抬头，一看见是崔文，连连拱手，说：“正是小弟。”谢白春也随着拱手，问道：“兄台尊姓大名？”陆宾答道：“小弟姓陆名宾，系本城内人氏。请教相公尊姓大名？”谢廷答曰：“在下姓谢名廷，贱字白春。”陆宾随问道：“莫非就是在学生员、居住城内竹车桥谢老先生的公子，就是相公否？”谢廷回答：“正是小弟。”陆宾回答：“多有失敬了。”陆宾一行对答，一行暗想：“谢相公乃是本城第一财主大老官，该是我时来运转，今日方可偶遇此人。”

正然思想，忽闻谢相公让他上坐。陆宾谦让道：“小弟在次座奉陪方是，还是崔相公同谢相公二位上坐，方是正礼。”崔子英说：“休得如此过谦，况且陆兄年长，理当上坐。”谢廷说：“崔兄所言甚是。理当序齿坐罢，还是陆兄请上坐。”陆宾谦逊一番，方在上座落坐。崔子英对席，谢白春坐了主席相陪。三人把杯弄盏，欢呼畅饮。陆宾遂将他那诸般的骗话来打动谢廷。这谢廷开言说道：“小弟斗胆，意欲同二位兄长结为金兰之友，不识二位兄长尊意若何？”陆宾接言说：“承相公抬举，崔兄乃系斯文一脉，于理可行。但只小弟乃是碌碌庸人，贫寒之士，如何敢高攀大雅？”谢白春闻陆宾所言，便道说：“哪里话来？你我三人情投意合，何分贫富？不必太谦。”陆宾说：“既是相公如此高情错爱，小可敢不遵命？”崔子英晓得陆宾是一不端之人，在一旁不好说出口来，又不好阻拦，又不能推辞，只得依从。于是三人就在坟前结拜盟义，为金兰好友。陆宾居长，崔子英次之，谢白春第三。三人复又落坐，又谈了一番家常闲话。谢廷说：“明日清晨到兄府奉拜，请问兄长家内还有何人？”陆宾答道：“只有拙妻刘氏。舍下居住陋巷贱地，亦非贤弟驾到之所。”酒阑席散，各自起身，缓步回家。这陆宾回到家中，问妻刘氏将日中的事细述一遍，刘氏亦欢喜。

次晨，谢廷先来拜崔文，就约崔文同去拜陆宾。二人至陆家门首扣门。陆

宾走出开门，见是崔、谢二人，不胜欢喜，即邀入内房。三人见过礼，又请嫂嫂见礼。崔、谢二人见陆宾屋内不能坐，谢廷遂邀崔文、陆宾二人来至自己家下。入客厅，三人见礼落坐。茶罢，谢廷即唤家人拨安童二名、丫鬟二名、白银五十两，又将空房一所送与陆宾居住。陆宾连连称谢不已。忽见外面管门人进来报事。

不知所报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海滩边遇怪物偕花烛 聚仙亭揭封皮走妖魔

词曰：

柳弱烟轻丝绕绕，嫩绿初匀，风动波渺渺。百啭传来声窈窕，背花底，银箏小。堪爱清阴随路绕，树里莺啼，报道春光好。野外携樽着处到，游人书，醉眼芳草。

话表管门之人走进客厅，向主人回禀：“门外现有袁老爷来拜谒相公。”崔子英问谢廷：“这袁老爷却是何人？”谢白春回答：“此翁号称柳庄，当今是第一位神相。曾在酒肆之中相过天子，后来应验非常。天子封他高官显爵，他有神仙之体度，辞官不作。他与小弟先君极是相契，故此到弟处前来拜望。”崔文说：“敢烦贤弟求袁公相一相愚兄。”谢白春回答：“可矣。”遂吩咐家人去请，随即三人迎接出来。

只见其人方面大耳，神气清爽，飘飘然大有神仙之体。头戴方巾，身穿直氅，绿海青五绺长髯，面如紫玉，年近六旬。三人将袁柳庄接进客厅，拜见已毕，三人让袁公上坐。饮茶之间谈了几句寒温，各道了姓名。谢白春口呼：“老伯，奉求你老法眼风鉴风鉴。”袁柳庄闻言，凝神细细相了一刻之工夫，方言道：“据我看，贤侄之相甚好，后来必是皇家贵客，当今驸马。常言道：‘得好君子，问灾不问福。’莫怪老夫直言相告，脱不过有一番灾难。诸事必然有验，若到了乞食讨饮的地步，方能转荣华富贵。”谢白春闻言，面上一红一白，说：“多谢老伯指教。”那崔子英说：“晚生恳求老先生风鉴风鉴。”袁柳庄定神相了一刻，言道：“好相。后来必为皇家栋梁。先有灾难，祸起无意。眼堂部位平满，尚有救星。”崔子英闻言，半信半疑，说：“多谢老先生指示。”陆宾说：“恳烦老先生也代晚生一相祸福。”袁柳庄相了一相，曰：“尊驾贫贱之相，尔心不端，寿亦不永。今年六月十五日必然命殒。”陆宾问：“倘若不死，却是怎样？”袁柳庄曰：“若是不应验，自此不相人，罚我纹银百两。”言罢即起身告辞，三人送至门前，一拱而别。正是：

判断吉凶原有准，眼前休咎岂无灵。

半语穷通天地理，片言能使鬼神惊。

袁柳庄自此隐遁而去。谢、崔、陆三人不信柳庄之言，含笑而散。

陆宾择了吉日搬家，谢、崔二人贺喜，天天聚首，日日相会。谢白春又交付陆宾一百两白银，令他做贩卖丝货的生意。崔子英欲往扬州探亲，崔、陆二人作伴一路而去。

谢廷在家读书。一日心中闷倦，见天气晴和，偶然步出大门，至海沿玩景观潮。猛然海潮大涨，谢廷心慌，急忙爬上救人墩，见海水涨迫齐墩边，见水中漂着一个葫芦，用手取起。少刻海水退去，遂走下墩来，偶将葫芦塞子一拔，忽然从葫芦口冲出一股黑气，从口内窜出一怪物，见风就长大，其形异状，蓝面红发。只唬的谢廷浑身厉抖，那怪物口吐人言，口呼：“相公，蒙你恩情，救我出来。但只我腹内饥饿，索性相公作一整人情，你给我充了饥罢。”

谢白春闻听此言，只唬得：

魂飞天外三千里，魄绕巫山十二峰。

谢廷立刻飞跑逃命，那怪物就在后追赶。足有二三里路，迎面有一座凉亭，亭中站立一位老妇人。谢廷一见，连忙喊叫：“救命！”后面恶怪也就赶到。这老婆婆随将怪物拦阻喝道：“孽障！往哪里走？给我住了！”老婆婆回头便问：“相公你因何惹他？”谢白春遂道：“海边观潮，水上漂一葫芦。吾将葫芦口上之塞拔下，此怪从葫芦内冲出来要吃我。这不是此葫芦吗？”老婆婆说：“我不信。这小小葫芦，如何装的下去他的怎大的身躯？”遂向怪物说道：“你再钻进这葫芦里去我看看，我把相公与你吃！”怪物闻言说：“这有何难。”遂将身就地一滚，身躯缩小，随钻入葫芦。老婆婆一见，忙将塞子紧紧塞了葫芦口，说：“这就无妨碍了。相公随我来。”

谢白春就随着老婆婆走进院来。老婆婆让谢白春在上房落坐。献茶已毕，道过姓名，原来这老婆婆姓金。这金奶奶即便吩咐排酒筵，唤出七个女儿来陪坐饮酒。这谢廷见这七位姑娘生得如花似玉一般，正是：

生来闭月羞花貌，长就沉鱼落雁容。

好似嫦娥离月殿，犹如仙子下凡尘。

这七位姑娘身穿服色俱是些：

鹅黄鸭绿鸡冠紫，鹭白鸦青鹤顶红。

这金奶奶陪着谢廷，命七个女儿坐了两席。内中三姑娘眼稍（梢）偷看谢白春，谢白春亦定目偷戏三姑娘。金奶奶便开言口呼：“谢相公，我家三女儿与你有夙世姻缘，夫妻之分。今当着老身与你成其百年之好，休要推辞。”

谢白春闻言站起身形，深深一揖，回答：“小生被怪物逐赶，险些殒命。幸蒙老婆婆恩庇，救我性命，今又复订姻盟，好使小生佩德不忘。敢不遵命！”金奶奶闻言欢喜无限，忙忙碌碌铺设洞房。那六位女子一笑而散。金奶

奶送谢相公与三姑娘同进洞房，以效于飞。正是：

琴瑟永偕千岁乐，芝兰同介百年春。

谢廷与三姑娘成了夫妇之好，到了次日，分朝已毕，不觉倏忽已是七日。三姑娘同谢白春携手同到花园内游玩散心，已多半日。三姑娘偶然一时乏倦，遂在园亭内困睡。谢白春独自无聊，偶然闲步到各处闲散，不觉来至园隅。见一亭子，上有匾额，匾额上面三个大字，写的是“聚仙亭”。谢白春走进亭子内，望四下观看。观见地上俱以板铺，中间盖着一块石板，上有拴锁，又有封条，又贴朱砂符一道。暗想：“这是甚么缘故？这里面却是何物？”心中纳闷，遂即寻了钥匙来，开了锁头，揭去封条，撕下朱砂符，将门一拔，掀起石板。忽闻里面“唿噜噜”一阵声响，冲出五色霞光，只唬得谢白春面如土色，跌倒在地。正是：

魂飞天外渺，魄散九霄边。

那五色霞光随着天上风旋转而去。

这三姑娘正在花亭上盹睡，猛闻一声喊嚷，从梦中惊醒，便即起身奔到聚仙亭。见谢相公倒在亭中，遂近前唤醒扶起，问起因何跌倒在地，谢白春便将揭石板冲出霞光之事说了一遍。三姑娘回头一看，果然石板开了，说声：“不好！五怪今已放走，这却怎么好？”心内恨道：

任伊走到天边去，足下腾云须追回。

遂将宝剑亮出，脚下生云，追赶下去。

这金奶奶闻听花园内喊嚷，走进花园。来到聚仙亭上，问：“谢相公，三姑娘上哪里去了？”谢廷就将放走五怪，追赶之事诉了一遍。金奶奶说：“天意如此，该因生灵遭难。故此这五毒妖魔放走。”遂将那葫芦中那怪物放入地内，仍然封锁妥当。忽见三姑娘气喘吁吁、满脸流汗，叹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并未赶上，不知妖魔往哪方逃去？”金奶奶说：“这也是天意，你去赶去，何必劳心费力？”遂口呼：“谢相公！吾女与你姻缘已满，你不可在此留恋，速速回家！你后来是皇家贵客，当今驸马。只是你去后灾难甚多，须要谨慎闯过。灾难满日，方能得意扬扬。”谢白春闻言，犹如火海崩舟，高楼失足一般，怎生割舍？眼含痛泪，不忍分离。又见三姑娘并无留恋之情意，金奶奶又催促太急，遂问道：“我此去，日后还有重逢之日否？”金奶奶说：“后来只能会面，不能聚首一处。”遂取出锦囊一封交付谢廷，嘱咐道：“你带去，即便开看，不可有误。你若有灾难之时，急急叫我三声，吾便前去救你。你速速去罢！”谢廷心中懊悔不及，无奈拜辞金奶奶，又拜别三姑娘。那三姑娘佯佯不睬（睬），竟如陌路之人。金奶奶同谢白春出了花园，来到前厅，令车夫送谢相公回家。此时谢廷有无限苦切情形，只得洒泪而

别。正是：

世上万般愁苦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谢廷遂上了车，车夫令他闭眼，不可睁开。谢白春依言闭目，只闻呼呼风声，不移时车夫口呼：“谢相公睁眼罢！”谢廷闻言睁眼一看，不见车夫与车辆那里去了，自己立在城下。忽闻身后有人呼唤说：“相公是到何处去了？四十九日才回家，家中急坏了乳公夫妇。”谢白春回头一看，乃是家人前来寻找，遂一同进城回家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设奸计刘氏投井 请赴席自身殒命

词曰：

试问水归何处，无彻东流，滔滔不管古今愁。浪花如喷雪，星月似银钩。暗想当年富贵，挂锦帆直至扬州。风流人去几千秋，两行金线柳，依旧系扁舟。

话表谢白春主仆到了家中，谢纯夫妇问：“相公往哪里去？令人不放心。”谢廷回答：“朋友约我会文去了。”遂端过净面水净了面，摆上晚饭。用了晚饭，在书房安歇。心中想起招亲之事，不是遇鬼魅，必然是遇神仙。心神恍恍惚惚，过了一宿。次日至崔家，问：“崔兄回来否？”吴氏言：“探亲去未回家。”又至陆家问：“陆兄出外回来否？”刘氏答：“拙夫尚未回来。”谢廷回到家中，排下香案，望空大拜四拜，随将金奶奶所赠锦囊拆开一看，上面写着四个字，是“好物莫吃”。自己一想：“吾之所好，惟有脚鱼一物而已。不令我食，就此戒了，永不食此物。”这且不题。

且表陆宾自谢廷借给他本钱，同崔文上扬州。崔文探亲未回，陆宾贩货利息十分丰厚，遂收拾打点回家。行程非止一日，回到家中，却是六月十四日。心中暗想：“袁柳庄相我一面，说是六月十五日我必死。这是相士口无量斗，哪有此事？”将生意获利说与妻知。刘氏欢喜，连忙收拾酒饭。夫妻用毕，陆宾便问：“谢贤弟可曾来问我否？”刘氏便道：“出去会文，约有五十天方回家。前日上门问过你，这些日总未来。”陆宾闻言暗想：“此人若知我回来，必要与我算帐，除本分利。怎生是好？我不如定一计策，诱他到此，这般如此，索性讹他千百两银子，就与他开交。”主意已定，口呼刘氏：“娘子！卑人有事奉求，未卜允否？”刘氏口呼：“官人有事说明，何必言求？”陆宾含笑口呼：“娘子，我想谢家贤弟有数十万家私。他好食脚鱼，明日我置备脚鱼中膳，请他到此。有件事与你说明，他来时我推有事而去，你可陪着他，与他相戏。输口不输口，我回来假意恼怒送官，他必关体面，必然认罚。才肯他千两银子与他开交，生意利息也不分给他。咱有了这宗银

子到手，咱搬在别处居住，你想好不好？”这刘氏年方二十余岁，虽无十分容颜，却有七八分人才，为人正直，老诚不苟。一闻丈夫之言，立刻满脸红涨，说：“此事难得你说的出口来，老着脸不知羞耻，要戴绿头巾！奴本是良家之女，非是倚门卖笑之流。从今你买些史君子吃吃罢，将妄想心打断了罢！而且谢叔叔与咱有恩之人，你起这不良之心，天必诛你！”陆宾闻言大怒，说：“夫乃妻纲，夫言你怎敢不从？”便举手夹脸一掌，把刘氏打倒在地，自己竟往前厅去了。

刘氏两泪交流，放声哭道：“奴家虽不能三贞九烈，也晓三从四德，失节之事奴如何做得？罢！罢！罢！拚此身躯，要此性命何用？”忙出屋奔到房后井边，说：“此井是奴葬身之地。”将身往下一跳，丫鬟赶来忙拉，已跳入井中。正是：

可怜三贞九烈女，做了投井赴泉人。

丫鬟忙报陆宾知，陆宾闻报大惊，忙到井边朝下一望，遂即走出街门大呼小叫，惊动邻舍出来，问：“是甚么事？大惊小怪。”陆宾说：“我家娘子投入井中。”众人闻言忙到井边说：“快拿绳来。”陆宾忙拿了一条长绳系下一人，其人一看说：“还未淹死。”遂把刘氏先系了上来，复将其人系上来。众邻人相劝，陆宾致谢，众人各自散去。

陆宾说：“无非想才肯他千两银子，如何你就寻死？”刘氏自从井里捞出，就改变了心肠，口呼：“官人，奴家依你行事便了。奴若不能诱住谢廷，不算是你妻。”看官，这刘氏自井中救出改变心肠，忘了三从四德、九烈三贞，这节书以后有交代，自然明白。陆宾闻妻一允此事，心中暗喜。一夜晚景休题。次日清晨预备脚鱼，陆宾来请谢廷。这刘氏在家中打扮得姣滴滴齐整，等候谢白春到来赴席。正是：

安排铁网擒龙虎，准备窝弩射大虫。

计就月中系玉兔，谋成算策捉金乌。

这陆宾行走不多时，到了谢府门首，家人通报。谢白春闻报，即便出来迎接。让进书斋，二人相揖，礼毕落坐，茶罢落盏。问及出外贸易之事，陆宾即细细说了一遍。二人又叙了些家常闲话，陆宾开言说道：“愚兄今日此来，一则前来奉候，二则备办了小酌，奉屈贤弟到舍叙谈片时。”谢廷说：“这个盛情小弟不敢领，小弟尚未曾与大兄接风洗尘，何蒙反请小弟？难以克当。今日小弟偶有些小事，明日屈仁兄驾至弟舍，小弟备一薄酒与大哥接风何如？”陆宾说：“愚兄借花献佛，无非一肴一酌。并无外人，惟贤弟同我二人而已。若是贤弟弃嫌，就不必去。”谢廷说：“既是如此，小弟领情便了。”遂起身同陆宾往陆家而来。正是：

乌鸦喜雀同来报，吉凶全然不得知。

不多时到了陆宾门首，陆宾让谢廷至内宅重新见礼，谢白春又与刘氏嫂嫂见了礼，一同落坐吃茶。谢廷见刘氏今日打扮得与往日大不相同，但见：

乌云梳就绳紧扎，银簪横别，朵朵鲜花插。与左右脸搽脂粉，香气喷人。身穿布服布裙，下露出那三寸金莲。打扮得齐齐整整。

这刘氏在谢廷面前妖妖娆娆、袅袅娜娜，使尽风流体态，就坐在谢廷对面。陆宾旁坐，叙谈了些在外贸易之话，遂一同饮酒。陆宾说：“我知贤弟好食脚鱼，今日特意精精致致烹庖一品，请贤弟叙谈叙谈。”谢廷说：“多谢兄嫂美意盛情，小弟久已戒之，不食此物。如此小弟心领了。”陆宾口呼：“贤弟平日最喜此物，怎么一时就戒了，却是何故？”谢廷说：“小弟因人相劝，已戒之一月了。大哥休怪，这满桌之菜足充小弟之腹。”陆宾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不好有屈。”遂问：“娘子可用些么？”刘氏回答：“我也不食此物。”陆宾说：“这是愚兄心不虔诚，为贤弟预备的，反是愚兄自己受用了。”随将别的菜奉与谢廷，把一盘脚鱼摆在自己面前，细嚼烂咽吃了个落花流水，不亦乐乎。

陆宾尽意用完，点滴俱无，复又斟酒相劝谢廷，又说了些常话，自己又饮许多酒，不由的浑身发其痒来。用手抓还是痒的实难忍耐，便起身走到后房，忙命安童快些烧水。安童立刻烧了热水，陆宾连称：“好热水，这才能烫浑身之痒。”

不表陆宾在后房洗澡，再言刘氏陪着谢廷吃酒，见房中无人，遂挨近谢廷身畔，以言语挑之。口呼：“叔叔未曾娶婶婶，在家中自然寂莫难过，必然常到那秦楼楚馆、妓女之家走走么？”谢廷闻言，不由的满面飞红，口呼：“嫂嫂将话说哪里去了？小叔在家终日读书，从不曾在外闲游。至于秦楼楚馆、乐户人家绝迹不到。”刘氏笑说：“叔叔虽这般说，恐其未必！”遂起身含笑满斟了一杯酒，自饮了半杯，余着半杯酒，口呼：“叔叔，你用了此半杯酒，我自有好处到你那里。”谢廷便正言厉色，口呼：“嫂嫂好生无理，廉耻二字全然不顾，竟来调戏于我。况我读书之人光明正大，君子非礼无言，非礼勿动。我前程远大，岂可作此丧心之事？古云：‘朋友妻不可欺，朋友妾不可戏。’我与大哥结盟，你是至亲嫂嫂。按理说叔嫂不同坐，又岂可做此淫污狗贱、败名失节之事？”这一番言词，说的刘氏满面通红，哑口无言，甚是没趣，恨不得一头钻入地里去。正是：

纵教掬尽湘江水，难洗今朝满面羞。

不言前面刘氏与谢廷二人之事，且言陆宾在后面洗澡，只见安童从后面惶惶张张跑来，只喊：“不好了！”刘氏忙问：“有甚么事这等大惊小怪的喊

嚷。”安童说：“大爷在后面洗澡，谁料大爷的身体化了一盆血水，只剩了发毛白骨在血水盆内。”这谢廷与刘氏不信，同言：“岂有此理。”随同至后面，举目一看，果然竟剩发毛白骨一盆血水。谢廷心中大惊，不由的纳闷。这刘氏近前扯住谢廷喊嚷：“你强奸不从，就下毒药，药杀我丈夫。咱今同到公堂辨理，替我丈夫报仇！”这陆家的四邻闻其喊嚷，众邻人走进陆宅。谢廷向众人将刘氏怎样调戏于我，陆宾身痒在后房洗澡，不知怎么就化了一盆血水，竟剩白骨发毛细诉了一遍。众人闻言，皆道：“这件事甚实诧异，骇人听闻。奇怪！奇怪！”又闻刘氏这样说，谢相公又是那般讲，众人不能分割，只得同乡长、地保去报盐城县。

这县主姓花，乃是两榜出身，为官清正。今见报呈，随即传齐仵作、刑房、三班衙役，竟赴陆家相验。这街邻纷纷传说：“谢相公见陆宾之妻有几分姿色，因奸不从，暗用毒药谋害陆宾，化成血水，今已报官，即刻就来相验。”

此事传在乳公谢纯耳内，只唬得面如土色，胆颤心惊。暗想：“我少主人往陆家吃酒，如何有此大变？我先往家内送信，再到县前探听明白，再作道理。”

不知知县怎样相验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侠士探监淮安府 天师巡察城里妖

词曰：

青山无数，绿水无数，那白云无数。灞陵桥上望西行，动动八千里。去时节春暮，来时节秋暮，回首又早是冬暮。想人生会少离多，叹光阴能有几度？

话表保甲人等在陆家预备公案等件，恭候知县花老爷前来相验。不多时，花知县带领人役来到陆家门首。陆刘氏喊冤道：“因奸不从，毒死人命，事关重大。叩求青天大老爷作主，为小妇人伸冤！”花知县一摆手，吩咐起去。花知县在验尸棚落坐，饬仵作验尸：“因何毒而死？”仵作答应：“是。”走至盆前验看已毕，回禀：“大老爷，只有血水一盆，内有发毛白骨，无处检验，并没毒气。”县主吩咐说：“既无毒，可将白骨、发毛、血水携至郊外掩埋。”刘氏禀道：“后有空院，可以埋葬。”县主允诺，遂将谢廷、刘氏带回衙门。

立刻坐了公堂，两旁站立衙役人等，如狼似虎，喝喊堂威。花老爷吩咐将刘氏、谢廷带上堂，审问口供。谢廷走至公堂深打一躬，口尊：“老父台，生员家居竹车桥旁，先严官讳谢顺卿，乃是两榜出身，官居翰林学士。不幸父母双亡，家私殷实。”遂将结拜崔文、陆宾以及助银贸易回家始末之事诉了一遍。刘氏将因奸不从毒死丈夫也诉了一遍。花县主说：“谢廷，你是读书之人

，谅你不能做出毒谋之事，此案必有疑窦冤屈。本县访察研究实确，再定案上详。刘氏释回，听候复审。谢生员暂行寄监。” 一声梆响，花知县退了堂。

且说乳公谢纯探听少主人收监，只急得两泪交流，暗想：“少主人姣（娇）养，监内苦处怎能受得？” 遂多带银钱并衣裳、床帐、被褥来到监，将银钱送禁卒若干，求禁卒随照应谢廷与洁处，如在家一般。这亦不表。

且言崔文之妻吴氏闻得谢白春在陆家之事，心内甚是惊骇，便来见谢纯。言：“我家官人向承你家相公之情，至扬州探亲至今未回。不料你家相公遭此不白之冤，令人不解。若是我家相公在家，必然到官辩白是非。却又不在家，这便如何是好？我欲同你探监看望叔叔。回来我替叔叔到淮安府声冤告状，你看何如？” 谢纯闻听吴氏大娘言明这侠义之话，心中感佩，口尊：“大娘，老奴感谢大娘这番美情。有此一片热心肠，令老奴主仆感激不尽！但只大娘乃是女流，到淮安府告状有些不便。依老奴愚见，等候崔相公回家商议，再声冤方是。想必崔相公早晚必回来。我且雇轿去。” 遂雇了一乘小轿，吴氏坐轿来至县衙监牢门口。前次铺监银钱已花用到地，故崔大娘探监并无拦阻。

谢纯同崔大娘进了监房，见谢白春蓬头垢面在牢受苦，不由含泪口呼：“叔叔受此冤枉，未卜何日得脱苦难？” 谢廷闻言，心中思量：“ 吴氏恐与刘氏一般心肠。” 随答道：“蒙嫂嫂前来看我，小弟感恩不尽。请回去罢！” 吴氏口呼：“叔叔，我之丈夫若在家，我女流焉能到此？况且我夫妇受了叔叔莫大之恩，奴家怎肯坐视不理，置之度外？奴家欲与叔叔认为嫡亲同胞姐弟相称，奴家改为谢氏，奴好同苍头谢纯往淮安府署伸此冤枉。若是上天开了龙眼，鉴此无辜不白之冤，我弟早脱此縲绁囹圄之灾，庶几奴愚夫妇得报厚恩。故此特来说明，为同胞姐弟方可前去告状。” 言罢泪如雨下，悲声万状。谢廷闻言心内酸痛，口呼：“嫂嫂，蒙你到此看我，小弟心中感激不尽。又言赴淮安去告府状，替我伸覆盆之冤，这件事却不可行。况且嫂嫂乃是女流，不可抛头露面往淮安府去告状。至今县尊父台未除我的前程，但是皇天不负我含冤负屈之人，也未可知。嫂嫂请回，日后切不可到此处！” 又吩咐谢纯：“下次不可同崔大娘到监探望。你可同崔大娘速速回去，谨慎看守家门。谢纯只得催促崔大娘起身。

吴氏不忍，洒泪而别，遂安慰谢廷几句，随同谢纯出监上轿。回到家中，主意已定，要到淮安府告状。谢纯也要替主人伸此不白之冤，写了词状，雇妥了船。谢纯同吴氏上了船，一日工夫船已抵了码头。谢纯打发了船钱，同吴氏上岸，寻着一饭店内安歇。店主人问：“ 你二人来此有何事务？” 谢纯回答：“我们是来投亲戚的。” 二人在饭店住了一宿。次日见街上闹闹哄哄，谢纯遂问店主人：“这街市上闹嚷嚷所为何事？” 店东说：“你原来不知呀

，今日是道爷迎接张天师。因天师在当今永乐天子驾前上了一道本章，言目下天下妖气甚旺，恐为民害，请旨到各府州县巡察，擒获妖邪。天子准奏，加他一敕，为代天巡察。又赐上方剑一口，凡有四品以下文武官员，准其先斩后奏；四品以上文武官员请旨定夺，颁行天下。他随身所带混元盒、五雷八卦印。今日巡至这江南淮南淮安府，船已抵码头。故此众文武官前去迎接。”谢纯闻言，报知吴氏，吴氏心中欢喜，连忙打扮收拾，罗帕罩头，长裙束腰，袖了状词，暗出饭店之门等候不题。

且言这位道台姓宗，名人忠，排开执事，乘轿出衙署去迎接天师。正行至饭店门首，吴氏慌慌张张拦舆，双膝跪倒，一声喊道：“冤枉！人命关天，望大人作主，以救蚁命！”众衙役忙将吴氏拦住，不让他上去，宗道台的大轿已过去了。店主人大惊失色，说：“你二人住在我店里，言说是投亲的，竟瞒哄我。”你们原来是告状的！几乎连累了我。我可不容你们在此住了，速速搬在别处去罢！”谢纯再三哀求，店主人只是咬定牙关不肯留住。

这饭店内有两个人在此吃饭。乃是天师差来四下察访民情的，听明了情由，急忙去报与天师知。天师又派这二差人复去侦访民情。忽见众文武官员同宗道台递手本，前来迎接天师。天师吩咐下来，众官员一概免见，只请宗道台上船相见。宗道台闻天师传请相见，急忙上船。众水手搭扶手，宗道台登船入舱，口尊：“大人在上，卑职宗人忠叩见大人。”随即深打一躬。天师起身还礼，口呼：“观察大人免礼。”落坐茶罢，天师口呼：“贵道，适才有一妇人拦舆告状，从盐城县特到此地，必有重大隐情。贵道因何不接他的状纸？”宗观察见问，不由脸一红，又深打一躬，说：“方才来接大人，卑职回衙时即便接状。”天师说：“何妨将那告状的妇人带上船来讯之。”随派差人带那告状的妇人上船。

差人不敢怠慢，遂下船至饭店门首，将吴氏带至船上。差人呈上词状，天师阅状，不由惊骇，说：“世上竟有这样疑案！”随将词状递与宗道台看。宗道台一看，心中亦系诧异。天师吩咐：“带那妇人进舱问话。”差人将吴氏带进舱跪倒，天师说：“谢小姐免礼。汝父在朝时与我相厚，既然令弟遭此异事，吾代汝清理不白之冤枉。你可知陆宾食何物而死？”吴氏回答：“不知。”天师起身立在船头，宗道台相随在后。天师问：“这盐城县在于何方？”宗道台说：“在东南方。”天师向东南方一望大惊，见一股妖气冲天，遂吩咐道：“谢小姐，你速回家静候，本爵必然与你作主。”吴氏叩谢天师，下船同谢纯回家去了。张天师遂换了一只小快船，同宗道台并四位法官竟扑盐城城县而来。正是：

天师大展神威手，擒捉兴妖作怪人。

毕竟不知天师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审冤情请天将灭除妖 怪识英才代甥女愿作冰人

词曰：

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。罗衾不耐五更寒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醒来晓日漏纱窗。独自倚凭栏，无限关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落花流水，春去已多时。

话表吴氏同着谢纯，一日之遥到了盐城县，回转家门。谢纯忙至监内将吴氏大娘上淮安上讼之事细述了一遍。谢廷闻言，方晓得吴氏嫂嫂是一位贤惠明义之人，心中感激不尽。这且不言。

再表张天师将到盐城县的地界，知县出境迎接。天师并道台入县城公馆歇下。次日，天师即委宗道台至县衙提谢廷，当堂审问明白回报。宗道台领委赴县，升了公堂。花知县参见已毕，宗道台口呼：“贵县，这谢廷与刘氏一案审过几堂？定了案否？”知县打躬口尊：“大人在上，卑职只审一次。”遂将两造供词呈上，退在一旁。宗道台吩咐将人犯谢廷与刘氏带上堂来。谢廷走至公案前，深深一躬。刘氏喊道：“人命事重，谋奸下毒，叩乞大老爷作主。”

宗道台向谢廷问道：“你既读孔孟之书，必达周公之礼。为何越礼谋奸，毒死陆宾？从实招来！”谢廷说：“生员乃是黉门秀士，岂敢越礼胡行？”遂将修墓在效外与崔文、陆宾结拜，以及送安童使女、住房一所、白银一百两，陆宾出外贸易如何回来，请生员到他宅内吃酒，如何陆宾后房洗澡，刘氏如何调戏，“生员不从，安童来报陆宾洗澡，肉化为血水一盆白骨，生员同刘氏到后房去看，刘氏扯住生员说因奸不从，毒死其夫。叩求大人详察。生员若有淫心，陆宾出门贸易，数月未有半字戏言，哪有陆宾回家反有调戏之理？”宗道台问：“请你吃酒以何菜？”谢廷说：“酒饭蔬菜俱系三人同食。”宗观察闻供，遂吩咐：“且带下去，明日复讯。”

宗道台退堂，至公馆来见天师，将招供呈上。天师阅毕说：“酒饭可矣无差，但不知是何菜蔬？”宗道台回答：“不知。”天师笑说：“明日切要问明，是几样甚么菜蔬才是。”宗道台唯唯。

次日，天师同道台至县衙，道台升堂，天师却在屏门后暗观动静。刘氏、谢廷二人跪在下面，宗道台方要究问口供，天师已看真刘氏是一妖怪，忙走出闪格，喝道：“好妖邪！看本爵掌心雷打你！”只听一声雷鸣，那刘氏竟化作一道绿光而去。宗道台并众人役皆大惊失色，天师说：“刘氏非似人，乃是一妖邪，可惜逃遁。”便向谢廷口呼：“贤契，你的冤屈本爵必然与你辨明！”谢廷口尊：“老伯受小侄一拜。”天师说：“贤契免礼。我观贤契品貌

轩昂，端方不俗，他日必步金阶，定是皇家栋梁。现遭此难，不知饮酒之物是何菜蔬？”谢廷说：“内有一盘脚鱼，陆宾独自用了。其余三味菜蔬，俱是三人同用。”天师闻言点头，说道：“此物非是脚鱼，乃名轻浮，三个鼻孔，百日之后仍化成轻浮。现今未到百日，是埋于何处？”谢廷说埋在陆宾后院之中，又道：“袁柳庄相面说陆宾本月十五日午时必死于非命，此事已应。这刘氏嫂嫂素日甚实正气尊重，毫无苟且。不料前日与平昔大不相同，今日方明刘氏乃是妖邪。”天师问：“陆宾家还有何人？”谢廷回答：“他家还有安童、使女。”天师差派人役将陆家安童带来。不多时差役将安童带到，安童叩头口尊：“大人，拘小的有何吩咐？”天师说：“本爵问你，你家主母可曾回家？”安童说：“适才回家。”天师问：“你主母素日秉性如何？”安童回答：“小的主母起先尊重老成，自我家主人贸易回家逼迫他调戏谢相公，主母宁死不从做那淫污之事，被我家主人打了一掌，主母情急，投入家中井内。经众邻人从井中将我主母救出未死，救出之后心肠改变，依允我家主人之计，打扮得妖妖娆娆，盛是平昔。”天师说：“本爵已明白了。你家井内必有妖邪化作刘氏形像作耗。本爵必擒此妖邪以除民害。你且宽心回家，且不可走泄消息。”安童答应，叩头而去。

天师即同宗道台并谢廷带领四名法官摆道，不多时来至陆家门首，直入门来。刘氏看见天师人等入门，即化一道绿光逃遁。安童回禀：“妖邪走脱。”天师吩咐在院中搭起一座法台。不多时将法台搭毕，天师更换法衣，登法台。桌上摆列宝剑、令牌、朱笔、黄纸、烛台、香炉。四位法官分立左右。天师望空拜毕，向空中喷了一口法水，击动令牌，一声响亮，说：“奉请三天门下王灵官，今速降坛。”只闻空中忽忽风声，显露一金甲神立在坛前，问道：“吾师令小神哪方使用？”天师说：“无事不敢劳动尊神，今有妖邪隐匿井中，令尊神把守井口，不得走脱妖邪。”王灵官说：“谨领法谕。”一道金光扑奔井口，只见王灵官束发金冠，黄金铠甲，三只眼，红发，手执金鞭立于井边，守候捉拿妖邪。天师又焚灵符一道，口中默念真言。不多时，空中细雨霖霖，云中有东海龙王敖东至坛前问道：“吾师遣小龙哪方使用？”天师说：“此井中有妖邪作耗，令尊神率水卒赶妖上来，再回本位。”龙王领法谕，差派三太子带领五百水卒擒拿妖邪。三太子领谕，手擎一杆紫金枪，来至井泉之底，见此泉宽广，通于大海。见妖怪浑身碧绿，使两口双刀，与三太子大战。那些虾兵蟹将围裹上来，妖邪不能抵挡，败阵。三太子领水卒紧追，妖邪从井底往上一蹿，王灵官举起金鞭照头上打去，将妖邪打死，现出原形，乃是三只腿的蟾精。法官用混元盒收了蟾精，天师举令牌退神，王灵官并三太子各回本位去了。正是：

不遣天将与神兵，怎灭兴妖作怪精。

天师令法官收了宝剑、令牌等物，一同下法台，来至后院。令人用锹挖刨轻浮出来，一看不见血水白骨，只见有一未成形的三个鼻孔的脚鱼。天师吩咐众人将脚鱼架起火来烧为灰烬，方打道回公馆。

次日，天师知会花知县，言刘氏乃是蟾精，已收伏在混元盒内；陆宾自食轻浮，非是脚鱼，中毒而死，与谢廷无干，理宜开释其罪。知县遂开释谢廷。谢廷拜谢回家。谢廷命家人去送礼与天师，天师不收。又下了眷晚生帖，请天师并宗道台、花知县两位相陪，雇了名班戏子，定了上品酒筵。不多时，天师同宗道台、花知县已到门首，管门人进内通报。谢廷急忙出来迎接，深打一躬，请入大厅之内。见过了礼，分宾主次序坐定。茶罢，家人前来报道：“酒筵齐备，请大人升座。”众乐人吹打，谢廷起身安席，定了坐位饮酒。戏子上来请点戏，便开场演唱戏文。说不尽席上珍馐百味、异品奇珍。宗道台向谢廷问及古今典籍、诗词歌赋、诸子百家，谢廷问一答十，应答如流，三人称羡不已。说：“果然胸藏二酉，学富五车。”正是：

胸藏锦绣人人爱，腹隐珠玑个个夸。

又闲谈了些家务，方知谢廷尚未婚娶。宗道台眼望天师，口尊：“大人，下官有一舍甥女，姓陈名凤英，年方二八，生得花容月貌，至于描鸾绣凤，精于针黹，更兼书史文章，诗词歌赋。家姊丈名唤陈奉臣，曾为翰林院大学士，现今休致。舍甥女父母极其钟爱，须择一佳婿方能许配。家姊丈曾托下官代甥女寻一佳婿，一时未得其人，迟至如今。今下官见谢生员才学品貌，庶可为乘龙贵客。下官冒言，意欲执斧作伐，不知大人意下以为何如？”天师与花知县闻此言，心中不胜之喜，连连称赞不已，说：“令甥女天姿国色，才堪咏絮；谢生员学贯古今，风流儒雅，这可称得起淑女君子，理宜相配。惟望鼎力玉成，庶不负才子佳人得遂好逑之意也。”遂各自饮酒，闲谈了一会。不多时酒阑席散，正是花梢月上，各自起身。谢廷恭恭敬敬将天师并宗道台、花知县三人送出大门之外，遂一躬到地而散。

毕竟这谢廷与陈小姐姻缘之事能成就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真才子扬州投书坦腹东 床假佳人花园觅偶私效鸾凤

凄凉天气，凄凉院宇，凄凉时。孤鸿叫残斜月寒。灯伴残花，落尽梧桐秋影瘦。鉴古画淮就，重阳又近也，对黄花依旧。

话表谢白春次日清晨命家人跟随，竟至公馆门首。守门之人遂入内禀报，天师吩咐：“请进相见。”门丁传说：“请相公相会。”谢廷闻言，随着门丁来至客堂，天师同宗道台站起相迎，含笑说道：“昨日在府上搅扰，深为感谢。”谢廷深打一躬说：“多蒙二位大人秦镜高悬，照雪冤枉，活了生员之

命，恩同再造。又蒙虎驾降临敝舍，使蓬荜生辉，三生有幸。”遂施礼落坐。茶毕，宗道台说：“昨晚灯下我写了一封书信，必须你亲身将书投在扬州东门家姊丈陈奉臣处，谅家姊丈见书定然依允婚姻，决不推辞，定然乘龙跨凤矣。”遂在袖中取出书信，递与谢廷。谢廷站起身来，双手接过。天师说：“我亦有书信一封与你。你到扬州入赘之后，即赴京投考，先投书夏太师府中。太师名唤夏连芳，乃是本爵之契友，若见此封书，必然有一前程与你。”谢廷接过书字，谢了天师，起身告辞退出。宗道台亦辞别天师，回淮而去。张天师又向各处巡察妖邪去了，按下不表。

再言谢廷赴县衙致谢花知县毕，告辞退出，遂至崔子英家中，拜谢吴氏嫂嫂。吴氏说：“拜托叔叔，至扬州时访问你二哥的消息，令他回家。”谢廷领命，退出吴宅回到家中，嘱咐奶公谢纯并乳母诸事，俱要小心照应家务。遂告别，带了四名家人，两名书童，雇了船只上了船。遇顺风，两日已到扬州。船抵码头，打发船钱登岸，在一饭店安寓。店家送上茶来，即向店主人询问：“陈翰林家居何处？”店主人回答：“进城一直走，不到半里之路，就是陈翰林府第”。谢廷闻言，即同家人前去下书。到得陈府门首，家人上前说明，门公进内禀报。正值陈老爷与夫人、小姐在后堂闲话，门公近前禀明，陈老爷吩咐请至客厅相见。陈老爷遂即整衣到客厅。太太听是兄弟那里来人下书，不知是有何事，遂同小姐走至客厅屏门后，暗中窥听。

且言门公至大门外，口呼：“相公，客厅相见。”门公前导，谢廷同家人一直进了客厅，见了陈老爷，口呼：“前辈老先生请上，容晚生拜见。”陈公忙拦阻，连称：“不敢当。”谦逊了一回，行宾主之礼。礼毕落坐。茶罢，谢廷起身，将宗道台之书呈上。陈公接书，拆看一遍，心中欢喜，遂吩咐家人并管家一同到饭店，将谢相公的行囊搬来家中花园内书房安榻。不言去搬行李，陈公试问谢廷之文，见谢廷有问一答十之才，心中甚悦，遂陪谢廷走进花园书房内安歇。又叙谈了一回，陈公方暂告别。回后宅见了夫人，便将书中之事一一说明。太太听了欢喜非常。日沉西时，陈公吩咐家人备酒席款待谢廷，勿庸烦絮。

自此，谢廷在花园书房安置。陈公次日来书房内讲论诗文，一连谈讲了五七日，并不提起婚姻之事。谢廷见如此光景，打发四名家人、一名书童先回家去，留一书童身旁侍奉。陈公闻知，遂拨来一名书童，书房伺候。陈公系要细细的看谢廷的举止行藏，故此许久未曾说明。

不觉一住半月有余。一日晚间月上花梢，用过夜宵酒食，书童无事，已经收拾睡了。谢廷在房读书，已交二更时分，忽闻窗外有扣户之声。谢廷侧耳细听，声音却是妇女。毫不睬他，仍然灯下读书。迟了一刻工夫，又闻扣门之声

，心中暗忖：“妇女夤夜至此，岂不知男女有授受不亲之理？有心开门，令人观之不雅；若不开门，搅的不能读书。不如开门，以正言打发他回去为妙。

” 没奈何只得起身开门看视，果然是一女子，年少青春，见了他笑嘻嘻忙启樱桃小口，口尊：“ 谢相公，小奴这边有礼了。” 遂道了个万福。谢廷惊问：“小娘子，你是本宅何人？夤夜至此有何事？请道其详！” 那女子见谢廷相问，并不言语，只是低着头，掩着樱桃口微微频笑。谢廷甚是惊讶。细观此女子年约二八，尚未破瓜之时，生得却有几分姿色：杏眼桃腮，唇红齿白，举止甚是妖娆，体态正是貌比西施，容胜昭君。谢廷复问：“你倒是本宅甚么人？夜静更深到此何干？说明了快快回去，若令人知晓，观之不雅。” 那女子见问，方启朱唇，露玉齿，莺声燕语慢慢说道：“妾非别人，乃是陈府内凤英小姐的书纪侍女，名唤兰花。” 谢廷惊问：“ 姐姐为何至此？” 那女郎含笑口尊：“姑爷有所不知，小奴今晚奉我家小姐之命，令妾身特意来请姑爷到小姐后楼相会，有要事面商计较。伏乞姑爷不可犹疑推辞，急速随妾身前去。

” 谢廷闻言说：“岂有此理！况你家小姐乃是翰林之女，千金之体，为何今夜前来请我？小生乃是读书之人，何敢越礼胡行？有关闺阃之风，败坏我远大前程。此事不敢越理胡行。男女有授受不亲之戒，请姐姐速速回去！若在此缠绕，我必令书童去禀你家老爷知晓，那时你的性命难保！” 正是：

风清月白夜宵虚，有女来窥笑读书。

欲把琴心通一语，十年前见薄相如。

那兰花姐闻谢廷一夕话，随走近前将谢廷脸上一抹，说：“ 快同奴去罢。” 谢廷迷迷糊糊、身不由己跟了前去。不多时已至小姐卧楼上，兰花口呼：“ 小姐请出来会谢相公。” 帘板一响，谢廷举目以看，见一位如花似玉，貌若天仙的女子，只得近前施礼。只见小姐含羞口呼：“郎君请上坐，受奴一拜。” 谢廷只得也还了一拜，口呼：“ 小姐约小生前来有何教诲？” 正问话，兰花捧过一盏香茶来，谢廷接在手中，那茶香美异常，一饮而尽。茶毕，小姐说：“奴家陈凤英闻前者郎君投书来此，是家母舅作伐为媒，将奴终身已许郎君。因家父有事，耽误郎君半月有余。奴见郎君读书寂寞，故此特着兰花请郎君一会，以解忧闷，以舒心怀。” 遂吩咐兰花备酒。不一刻酒肴摆列齐全，三人一桌共饮。谢廷见凤英小姐酒后又添了许多姣媚，无限的标致。定眼细看，但见小姐容颜是：

娥眉淡淡未轻妆，敝文姣媚脸盈盈。欲听襄王之梦备风，杨柳应教不敷小蛮腰。绽露樱桃，何必浪开樊素口。秋水为神芙蓉为骨，比桃花淡些，比梨花艳些。

帐内，与小姐云雨。又与兰花交颈，同衾一度。至五更时，小姐口呼

：“郎君速起，迟则外人知晓，羞愧难当。” 着兰花送郎君回书房。

自此一连半月有余，夜夜佳期。这谢廷精神倦怠，面黄骨瘦，饮食减少。陈公至书房见此光景，心下十分忧愁，请医诊脉，医言无恙。一日门公进内禀道：“门外有道士手捧一副判子画，欲卖与老爷。小人回他不买，道士说府上有位书生被妖邪缠住，堪堪待毙。此轴判子善能降妖捉怪，此画欲卖十两。

” 陈公闻言说：“ 请进相见。” 家人至门前说：“有请。” 道士进门，陈公迎接，见道士飘飘然大有神仙之气。随即恭敬序礼，分宾主落坐。献茶已毕，那道士将一幅判子画捧过说：“将此判牒与明公，俟应验了，贫道再来领银。” 陈公遂问：“仙翁在何处名山修真？是何法号？” 道士回答：“贫道养性在江西龙虎山，道号一了。” 于是丢下此画，告别而去。此乃金老圣母遣来救谢廷的。

闲言叙过，且言陈公将此判悬挂在书房内，吩咐书童夜晚多加仔细。书童遵命，至晚伏在山上石后偷看，一观动静。一更时只见前走的乃是小姐，后随着兰花，至书房门首正待进门，忽闻声响如雷，那纸上朱砂神判手执宝剑从纸上跳下，见小姐主仆逃走，神判追逐。书童惊慌，走进书房，见相公昏卧在床，不见纸上神判。随将相公唤醒，将朱判捉妖细述一遍。谢廷闻言心中惊怕，再看墙上朱判已伏于纸上。次晨，书童将夜来之事禀明老爷、夫人，老夫妇一怔。忽见丫环喘嘘嘘跑来报事。

不知所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天师遣将花园捉怪 谢廷途路山林遇妖

粗衣淡饭足矣，村居陋巷何妨？谨言慎行礼非常，人心隔腹难量。骄奢起而败坏，勤俭守而荣昌。骨肉贫穷莫相忘，都在自家心上。

右调《西江月》 念罢。话表书童言说夜间书房之事，忽闻两个书纪丫鬟喊嚷：“不好了！” 跑上堂楼。陈公忙问：“何事惊慌？” 丫鬟定了定神说：“绣楼上有两位姑娘，两个兰花。” 陈公不信，随至绣楼，见两个女儿一齐近前，口尊：“爹爹，孩儿万福！” 陈公见是两个女儿，模样一般，声音相同，真假难辨。无计可施，心中纳闷，遂下绣楼走至前厅，心中忧虑。忽见家人来报：“张天师巡妖已至扬州。” 陈公闻报心中大悦，忙吩咐家人雇了船，亲自前去迎接。

坐船方到瓦窑堡地界，相遇天师法船，命家人投禀。天师传见。陈公过船见礼已毕，陈公遂向天师将妖魅缠绕异事诉了一遍。天师说：“那谢白春前来投亲，本爵早已知之。本爵且到你府辨其真假。” 法船泊岸，天师带领法官登岸，至陈府第，走进内厅落坐，遂吩咐请出二位小姐来，并两个兰花丫鬟来至厅上。天师定睛细观，难辨真假。正是：

难辨妖邪真和假，神仙方知皂与青。

天师撒放掌心雷，照着四人打去。四人虽然惊惧，全然不动。天师只得吩咐一声：“在天井中间搭下法台。”已毕，法官在台上分立两旁，天师登台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口喷法水，将令牌一敲：“王灵官速降。”只见云端中口呼：“法师，用吾神哪里使用？”天师曰：“今有妖邪作耗，速速降妖捉怪！”王灵官遵法旨来捉妖邪，妖邪化两道乌云而去，王灵官急急追赶下去。这里真小姐、真兰花形景如醉如痴，众使女、仆妇挽扶小姐并兰花上绣楼去了。

张天师见王灵官来复法旨，言：“妖邪钻入石洞里去，吾神难以捉妖。”言罢退在云端。只见外面阖城文武官来递手本，天师对陈公言：“陈大人代本爵传言与阖城文武，且回各署，今夜花园内高搭法台，本爵捉妖。”陈公依言传话，文武官员散去。令家人在花园高搭法台。

天师来到花园书房，见谢廷面黄如土，骨瘦如柴。书童挽扶见天师并陈老爷。天师见迎面挂一副朱砂判，喝彩道：“朱判虽好不济事。”遂问谢廷情由。谢廷说：“年侄岂敢隐瞒。起先凤英小姐着兰花来请年侄，年侄不去，却被兰花将年侄脸上一抹，年侄不能自由，随去。次日却是二人到书房，一连来了半月有余，小侄就是如此疲惫了。若无此神判，小侄性命难保。”天师说：“本爵自有道理。”

家人来请天师厅上用晚膳。天师在内厅用了晚膳，法台已搭成，天师同法官上在法台。天师焚符念咒，将当方土地神拘来，问那妖邪的情由。土地禀道：“二妖来之已久，并不伤人，乃是千年两只狐狸精。他的窝前门在山石之内，后户在金鱼池内。”天师曰：“本爵已晓，汝且退下。”天师敕令王灵官把守妖邪后门金鱼池，捉拿妖邪。王灵官领法旨把守去了。遂令陈府众家人将干柴堆在妖邪前门口内焚烧，众家人遵命行之。二妖在内被闷烟熏的难存身，就往后户金鱼池外跑去。王灵官见妖邪窜出来，一鞭一个，将二妖打死。现了原形，一是白狐，一是花狐，遂携至法台交令归位。天师下法台，吩咐将二狐烧成灰，用净水令谢廷服下，将养身体健壮，好进京求取功名。天师告辞，往扬州一带巡察妖邪去了。

谢廷在花园书房将息，陈公给请医调治，又许了婚姻。养了月余，谢廷精神气爽，身体健壮。一日至后堂来拜别岳父母，欲往京求取功名。陈老夫妇嘱咐途中多加小心，保重为要，谢廷一一领命。又着家人同书童去寻崔文，方知崔子英同他母舅胡有贵赴湖广去贩粮食去了。谢廷不能等候，只得先动身赴京，从大路而行。免不了晓行晚宿，渴饮饥餐，在路上无心观景、登山涉水。

一日，见迎面一座山十分凶险，寸草不生。正在疑惑之间，猛闻一梆锣声

，涌出无数喽啰。谢廷同家人、书童俱各惊慌失色，心中害怕。众喽啰上前把谢廷并家人、书童四人捉上山去报功。这山上有两个大王，生得奇形怪状，异相惊人，一个黑脸红须，身魁力大，手使一柄金斧；一个黑面无须，怪目圆睁，手使一条钢鞭，名唤扁脚狄，那使斧的名唤赤红须，浑身一派的腥膻之味。两个大王问道：“你四人可愿降？我大王取大明江山，你等不失封侯之位。

”谢廷口呼：“大王饶我四人之命，情愿将行李金银送与大王。我等皆是草木之人，不能助大王夺明朝天下。”两个大王闻言大怒，喝道：“不识抬举东西！”遂吩咐：“孩子们！俱绑在剥皮亭上，将那三人的心取来烹酒，我弟兄吃；其余血肉俱赏你们吃罢。”众喽啰得令下去，不一刻的工夫将三个人的心肝捧上。两个大王遂将心肝烹酒吃了。众喽啰将三尸剁碎，一人一块，连皮带血吃得干干净净。谢廷见此光景，只吓的魂不附体。两个大王坐在上面问道：“你降顺不降顺？若是不降顺，就照例施行。”谢廷闻言心中暗想：“若不允从，性命必亏。不如权且归顺，再作道理。”口呼：“大王，小生今已愿降。”两个大王同说：“既是你肯降顺，吩咐松绑，同我弟兄饮酒食肉。”谢廷只得依从，同坐饮酒。见菜肴皆是野味、人肉，不能下咽；想要逃走，有翅难飞。这且不表。

再言崔子英随母舅胡有贵贩了粮食，回至母舅家。母舅向崔文商议，将甥媳接到扬州来一同居住，读书方便，又可作生意。崔文依了母舅之言，回到淮安盐城县家中，言及来接娘子到扬州居住，省了心悬两地。吴氏大娘亦将谢叔叔被难，亲代他往淮安伸冤诉了一遍。崔子英说：“谢贤弟，我明日望看他去。”吴氏说：“谢叔叔未在家，亦上扬州去了。”崔文说：“即上扬州，将来可以遇见。”于是将住房变价，携带细软用物，雇船往扬州。亦非一日到了扬州，买了一所小房子，在母舅之宅旁，夫妻二人安居，每日照旧做生意。

那日，门首过盐院大人，吴氏在门首观看。适遇一少年公子头戴方巾，身穿直裰，足蹬皂靴，手执一柄真金春扇，后有一人相随。这公子乃是镇江府丹徒县人，姓刘名从虎，因张天师巡察扬州，由扬州至镇江，有人告了他，他避祸至扬州，寓在天宁寺杏园内。后随的是扬州人姓米名红，人送绰号米中砂，同刘从虎闲行，正遇吴氏大娘在门首。吴氏遂退进门内去了。刘从虎见吴氏生得十分美貌，回至寓所问米红，米中砂说：“是胡有贵外甥媳，他丈夫崔子英是一寒儒，本籍淮安盐城县人，今来扬州未久。你问他何事？”刘从虎含笑说：“弟想与崔某之妻云雨一度，你代我设一计谋。好事一成，我教你发财！”米中砂闻言低头一想说：“若要事成，必须如此这般。”刘从虎听说心中大悦，说：“就依你而行。先给你五

十两银子。”

二人至晚间来至太平桥，找到着栅栏王醉鬼。米红说：“同我二人吃酒去。”遂将醉鬼拉在酒肆，将王醉鬼用酒灌醉，还了酒钱，将醉鬼连扶带拉来至崔家门首。刘从虎照着王醉鬼下身外囊踢了一脚，王醉鬼倒在崔家门首，绝气而亡。刘、米二人忙忙而去。次早，街邻见崔文门首有一死尸，遂唤崔子英并胡有贵看视。二人一见大惊失色，乡保不敢隐瞒，扣住崔子英至江都县报案。知县王鸿湘见是人命案，即刻带着衙役、仵作、行人前来验尸。有人认的王醉鬼，并无苦主，王知县吩咐将尸盛殓，将崔文带去暂且收禁。知县暗想：“此人不像是凶手，必是被人扳害。必须暗暗访查，此案方明。”这胡有贵代外甥料理衙门之事，不可细表。

且言吴氏在房中忧愁丈夫不明的命案，忽见一人走进房，自称邻舍米红，口呼：“娘子，你丈夫命案，吾看乃是冤枉，须代他走条门路。”吴氏说：“无门路可寻。”米中砂说：“现有天宁寺杏园住着一位刘大爷，他与那府县官来往极厚，时常代人托情。大娘可到杏园说几句哀恳的话，求他一求，必然允许，又不花费银钱。他与我也相好。”这一夕话打动吴氏救丈夫的心，那知米中砂前来骗诱？吴氏说：“候奴家舅公胡有贵回来同去。”米中砂说：“大娘自去求情方妥贴，知胡大爷何时回来？”旁有胡老爹的家人、使女撮合，说去的好，吴氏只得雇一乘小轿子，使女看家，上轿同米中砂和家人一直来到杏园内。下轿进了门，米中砂将门关闭，领了吴氏来见刘从虎。吴氏见刘大爷在上面坐，众人雁翅排列。吴氏含泪口尊：“刘大爷救一救小妇人丈夫一命，我夫妻永感大德。”言罢跪下叩头。刘从虎含笑口呼：“娘子请起。要救你丈夫甚是容易，须要依我一件事情，方能救你丈夫之命。”

不知吴氏怎么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刘从虎骗诱贞妇身正法 夏太师举荐秀才招驸马

不忍一时有祸，三思百岁无妨。宽解自怀是良方，忿怒伤心惹恙。凡事从容修省，何须急躁猖狂。有涵有养寿命长，忍耐一生福量。

《西江月》念毕。话表吴氏闻刘从虎之言，说：“请问刘大爷是件甚么事情？说与奴家知道。”刘从虎含笑口呼：“娘子，我刘大爷见娘子美貌非凡，欲与你作一对露水夫妻，春风一度。我必想法儿救你丈夫之命。”话未言完，吴氏大怒，喝道：“满口胡噱！”回身往外走。刘从虎口呼：“娘子，你今来得去不得了。”喝令众人：“将吴氏给我拉进房来。”众人来拉吴氏，吴氏赖在地上不肯起来，又哭又骂，大喊道：“清清世界，朗朗乾坤，杀了人又要将奴家玷辱！”米中砂近前相劝：“你若不从，你出不去杏园，你丈夫出不了南监。”吴氏只是喊叫救人。外面家人听见，欲进去不得，急到外面

喊人。见大殿上有一伙人在那里练把式，遂口呼：“众位老爷们，快救人命！”众人忙问：“何事惊惶？”家人就将米红如何诱哄我家大娘到杏园，被刘大爷关在里面诉说一遍，又道：“听见里面喊叫杀人，求众位老爷前去相救！”众人闻言大怒，大家奔到杏园，撞开门进去，逢人便打，闯入内室，将吴氏大娘救出，送回家门。吴氏大娘叩头相谢，众人散去不表。

再言刘从虎、米中砂被众人打伤，便问：“这些是什么人？敢来行凶打人！”众家丁回道：“乃是一伙土棍。”刘从虎闻言，遂写了禀贴去拜府尊。这且慢表。

且言张天师巡到镇江府，有许多黎民呈控刘从虎。天师随派差人四下拿他不着，遂暗中查访，方知刘从虎躲在扬州。发了一角文书到扬州，飭各府州县缉捕刘从虎，勿得卖放。扬州府知府许步瀛太守接了天师的文书，正在设法访拿刘从虎，只见一人当堂跪呈禀词。许太守见禀词是刘从虎呈控土棍易万春等逞凶打劫财物，心中暗喜，随即吩咐：“打轿杏园拜客。”刘从虎闻听府尊来拜，忙忙出来迎接。许知府飭众衙役将刘从虎并米中砂众豪奴一齐锁了，带回府衙寄监，竟候天师到扬州罚落，暂且不表。

再言吴氏回家之后终日啼哭，胡友贵从外面进来，口呼：“甥媳，前日府尊将刘从虎并米红众恶奴锁拿入监，今张天师法船已到了扬州，船已泊岸。”吴氏一闻此信，停悲说道：“我去在天师台下替丈夫伸冤告状，天师又认识我。”胡友贵问：“天师为何认识你？”吴氏便道：“当初替谢白春伸过冤枉，我冒充是谢白春的姐姐谢氏。曩昔天师与谢白春的父亲最相契厚，故此天师认识我。”胡友贵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吴氏遂写了一张状纸，自称谢氏，随同家人来至馆驿前河沿。

只见那些文武官员俱来接天师。吴氏向着法船上高声喊嚷：“小妇人有天大的冤枉，叩求大人伸冤作主！”张天师在舱中听见，吩咐法官：“将那喊冤的妇人领上船来问话。”法官遂将吴氏领至舱外跪倒，口呼：“大人给小妇人伸冤作主！”随将状纸高高举起。法官接过，呈与天师。天师看毕遂问道：“你是谢廷之姊？”吴氏回答：“正是小妇人谢氏。”天师吩咐：“请起来诉冤。”吴氏站起，向天师道了万福，遂道：“小妇人随丈夫崔子英自盐城县搬在这扬州居住。那日刘从虎同米中砂见奴姿颜，生下歹意，害死一人，撂在奴家门外，次晨将小妇人丈夫拿入府牢。米中砂令小妇人到天宁寺杏园内去求刘大爷，可能将小妇人丈夫释放回家。奴信以为真，被他诓入杏园。刘从虎欲行无理之事，幸有外面众人救出。小妇人今闻大人巡行至此，求大人作主！”天师对吴氏说：“你且回家，本爵自有罚落。”吴氏叩谢天师回家去了。

这众文武官员接天师下船上岸，入了察院衙门。天师升堂，府尊将刘从虎一千人犯押解至察院衙门。张天师喝道：“刘从虎，你在镇江作下若干霸道之事，被众百姓告发。自己知罪，避罪至此扬州，又作丧良心之事。米中砂，你助纣为虐，本爵访确你踢死王醉汉遗害崔子英，诓诱伊妻入杏园，与刘从虎强奸；若非众人救出，几令贞烈之妇受此玷污！你等速速供招，免得受刑。”

米红说：“小人是刘从虎的道理相交，不敢越理，并不知什么崔姓之妻。”

天师喝道：“不用大刑你焉能供招？”吩咐：“将米红夹起来。”

皂役狱卒等答应一声，把米红用夹棍夹起。米石砂熬刑不住，一一招认，画了口供。天师亦将刘从虎夹了一夹棍，又敲了二十棒，刘从虎受不了大刑，又见米红已招，只得一一招认，画了口供。天师令刘从虎、米红二人拜了圣旨，请出上方宝剑，委了府县监斩，将二犯押出北门市曹梟示，将刘从虎的众恶奴各责三十头号大板，只打得众恶奴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然后释放。这正是：

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

若还不报，时辰未到。

遂将崔子英开释。崔文当堂叩谢。天师见崔文人品轩昂，试其才学甚实通达，遂说道：“你是黉门秀才，你舅子谢廷本爵前已有书，令他进京投书与夏太师处，必然照应。本爵再修书一封与你，前去投递，必有你之前程。”遂当堂修书传下。崔子英接书，感激叩谢，回家见了母舅并妻吴氏，谈及吴氏为谢氏之事，方才明白。自此天师又巡察他处去了，回文再表。

谢廷在山难满那日，正逢中秋佳节。众妖赏月饮酒，酩酊大醉。忽闻一阵风过，众妖迷性。金奶奶在空中，将谢廷提在空中，唤道：“贤婿速醒，老身前来救你。后会有期，前途保重。老身去也！”谢廷睁眼看时，不见金奶奶，只得望空拜谢，奔京而行。再言众妖酒醒不见谢廷，欲驾风追赶，风也不起。原来是金奶奶在空中按住阴阳之气，妖邪不能驾风。再言谢廷在路行程，忽见山林闯出一簇剪径草寇，上前把谢廷衣服、天师信封一概搜去，谢廷只得乞讨奔京。此事正应柳庄相法。一日正走，路遇崔子英，二人到了饭店，各诉其情，遂买些衣服，雇了牲口，一同进京。

非止一日来到京都，歇在客寓。崔文前到夏太师府第投书。守门人役接书一看，乃是天师来书，转身至厅将书呈上。夏太师观书毕，吩咐传进投书人。崔文闻传至厅向上打了一躬，口呼：“老太师在上，生员崔文叩拜。”方欲跪，太师说：“行常礼罢。”崔文作了三揖，侍立一旁。太师吩咐看坐，崔文深打一躬，口呼：“太师在上，哪有生员之坐。”太师说：“坐下好好讲话。”崔文只得告坐。茶罢，太师问：“你是盐城县生员么？”崔文答道：“正是生员。”崔文随将天师代谢廷降妖雪冤诉了一遍，太师说：“既

是谢翰林之后，天师所荐，俟明晨老夫朝事罢，你同他来府一叙。”崔文遂起身告退。次日同谢廷来谒太师，夏太师一见大悦，正欲待饭盘桓，忽有圣旨宣召太师偏殿下棋。太师说：“你二人在此静候，老夫片刻就回。”

夏太师入朝陪着皇上在偏殿奕棋。（第） 一盘皇上胜了一着，第二盘正欲下子之际，皇上口呼：“贤卿，皇母谕朕为朕之御妹选 一功勋之后、青年才高之子，卿可留意。” 太师奏道：“现有当日翰林谢顺卿之子谢廷，才高貌秀，博学如渊，尚未受室；一崔文诗书渊博，现已有妻室。” 天子曰：“明晨带二子见朕。”棋局已终，太师辞驾回府。

次日，带领谢、崔二人入朝参驾。天子御赐考题，考试一番。天子阅卷文若锦秀，龙颜大悦，即钦点翰林学士，谢恩退朝。天子将此事奏知太后。次日带领谢廷入宫朝见太后，太后一见大喜赐宴，命夏太师为媒，将皇姑配与谢廷，修理驸马府，着钦天监择选吉日迎娶。

那日届期，谢廷入府，府门口坐着一凶僧，赤面长须，头上莲子金箍，耳坠金环一双，豹眼大肚，腹露着胸膛，一片寒毛，盘膝坐在棱垫上，击动木鱼。旁立一黑面无须，一双怪眼的沙弥。那凶僧见了谢廷，口呼：“驸马爷布施贫僧一百尊罗汉。” 谢廷问：“ 要多大？” 凶僧说：“ 要有人大的”。谢廷喝道：“好胡说！” 遂自入府。凶僧说：“ 你若布施金罗汉，我管保你夫妻和睦，贵子连生。你若不肯布施，我就令你夫妻难以成全，骨肉难逢！” 众人遂将和尚逐走。

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倏然已届吉日良辰之期，文武各官皆穿吉服入朝庆贺。国母打发公主乘上凤辇，文武各官护送。正在御街之上行走，忽见前者那凶僧从公主辇旁一过，众銮仪卫亦未戒意。及至辇到驸马府中，开辇请公主下辇，见辇内无人，不晓公主哪里去了。众文武官员皆惊骇非常，谢廷心中亦大诧异，遂写本启奏圣上同国母，皆目瞪口呆，俱无主见。只见黄门官上殿启奏：“天师回朝”。

不知张天师见驾如何交旨，如何擒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九 回 公主被妖摄去中毒 太后设计赚哄打印

露草嫩含温翠，雨花姣带香红。

笙歌一派度春风，时听莺声巧弄。

紫陌芳呈雅治，雕鞍画阁重逢。

归来扶杖月明中，惊醒海棠香梦。

话表张天师奉旨巡察天下妖氛，忽见京中团聚妖气甚盛，只得来京朝见皇上，缴上方剑，呈上本章。天子阅过便问：“张杰，现今驸马迎娶公主，公主在辇中不见。卿必知是何妖物作耗？”天师口尊：“吾主，待为臣查考，根究

妖氛在何方，臣方好捉拿此妖物。以救公主回宫。” 天子闻奏退朝，众臣皆往夏太师府中议事。

谢廷在驸马府摆了香案，望空叩拜，口呼三声：“金奶奶，救我之难！” 忽然风声大作，风过处只见金奶奶从空落在平川。谢廷甚喜，口尊：“岳母大人，救小婿之难！” 金奶奶说：“容易，此是两个孽障变作两个头陀，将城外莲花庵僧人吃尽，今将公主摄去，藏在佛台之下。可速请圣驾同天师入庵去救。如若救出公主，我有道袍二件，烦你向天师打印二颗。” 谢廷说：“这有何难。” 金奶奶说：“此事不可大意，妖僧若见救了公主，必有一场大战恶杀。若天师不能降他，那时你请我解围救他，再求他打印，我在此等候。”

谢廷闻言，即刻进宫奏明天子。天子忙召天师协同文武各官来至莲花庵，遂即入庵，在佛台之下救起公主。天子见公主头脸皆肿，遂先将公主送入宫中。天师正欲向谢廷问话，见二个妖僧从庵外来，见此，众人心中大怒。天师迎面发出一个掌心雷打去。又请灵官，王灵官被红面凶僧吐出毒气逐走。谢廷见妖僧凶恶，口呼：“金奶奶救我！” 只闻一阵风过，金奶奶从空中落下来，天师一见又来一妖邪，以掌心雷打去。金奶奶笑了一笑，遂朝见天子，随将谢廷招亲七日的事一一奏明。天师即奏：“来者乃是修炼千年老狐狸。” 天子说：“虽是千年狐，必修成正果。” 遂命金道婆擒捉二妖僧。谢廷拜求天师打印二颗之事，天师摇首说：“这打印之事难以允从。” 谢廷叩求天子打印之事，天子问天师，天师奏道：“万不能与他打印，他若得我之印，即成大罗天仙。臣不能打印与他。” 金奶奶叩求天子：“赏小仙一天师印，贫道已是得道之狐，修其正果，不与妖邪同类。”

正言话间，只见两个妖僧在阶檐之下，要吃众人，天子曰：“你可捉拿两名妖僧，朕代你向天师打印就是了。” 金奶奶谢了天子恩，走下台阶大喝：“二怪休生无理之心！若惊了圣驾，你等难讨公道。” 那红面妖僧口呼：“金奶奶，你昔日收我弟兄五人，蒙你之婿将我们放出。今日休管我们的闲事。我们也知道你的法力不过如此，休在人前逞强，你可去罢。” 金奶奶闻言心中不悦，喝道：“好泼怪，休要胡言，本仙奉旨捉你。” 遂在袖中取出一小小菖蒲剑，迎风一晃化作一柄三尺余长青锋剑，持剑来捉妖僧。红面僧舞动禅杖迎战，不分胜负。忽见红面僧口中吐出一股黑雾，内隐一道红光，竟奔金奶奶来。金奶奶用剑一指，只见红光返回，竟奔妖僧，妖僧将红光收回，金奶奶遂口中默念神咒，请昴日星君下界捉妖。只见昴日星君驾祥云从天而降，口尊：“大仙请吾神哪方使用？” 金奶奶口呼：“上圣代我擒捉二妖。” 昴日星君领法旨竟奔妖僧而来。红面僧见来者之神头戴金盔头，大红缨在顶

门飘，洒身披金甲，手执双斧。红面僧举禅杖迎战，战了数合不分胜负。星君随将头一摇，在地上打一个滚现了原形，乃是一只锦毛红冠鸡，向妖僧伸颈而鸣。红面僧筋软骨酥，却被星君赶近前两爪抓住，用嘴将红面僧啄死，现出原身，乃是一条六尺多长蜈蚣。那一点灵光欲要逃走，却被天师将妖收入混元盆内。那黑面僧见此光景，心中惊惶，方要逃走，已被星君两爪抓住，几口啄死现了原身，乃是一斗大的蜘蛛。天师亦将蜘蛛精收入盆内。昴日星君降了二怪，还了神形，交了法旨，已回天宫不表。

众大臣请天子回朝，金奶奶同天师保驾回朝。金奶奶在金殿求圣主打天师印。天子命天师给金奶奶打印，天师违旨不肯打印。只见谢廷跪在金阶，口奏：“公主中毒，头、面、浑身黑肿不消，求圣主定度。”金奶奶向谢廷说：“你进宫奏明太后，言我有灵丹妙药能消公主之黑肿，只求太后代我打天师印。”

谢廷入宫奏知此事，太后闻奏心中喜悦，即命内监去召天师。天师闻召，随懿旨进宫，参拜太后。太后说：“公主毒气不消，谢廷奏过金道婆有妙药，能解毒消肿。卿可打印与金道婆。”天师违背不允，太后说：“公主命在旦夕，张杰难道你不肯救公主吗？”天师奏：“宁治臣之罪，实不能打印与他。”遂起身退出宫门。太后只得命驸马向金道婆取药：“打印之事哀家自有道理。”谢廷领懿旨来见金奶奶，将太后命天师打印，天师违旨不肯，太后命我前来取药，公主毒消，打印之事太后允承。”金奶奶遂将丹，药取出一粒说：“此丹与公主半服半敷，立见功效。”谢廷接丹，忙忙入宫奏明太后，太后忙命内监取来净水和药，与公主服下一半，肿处敷了一半，立刻肿消毒解。

太后欢喜，随向天子言道：“金道婆虽是妖仙，亦是修成正果之仙。你明日宣召张师爵入宫，只言哀家合眼就见妖怪作祟，令他将哀家件件衣服打印，可以趋邪，就将两件道袍夹在衣中浑饰打印，岂不省周折。”一夜无话。

次晨传旨令谢廷将道袍携入宫中，金奶奶说：“此事很难，惟恐天师认出不便，只可试试他的眼力。我只得在空中跟随。”此言不表。且言天子将天师宣召入宫，曰：“现今太后合眼便见妖怪，搅扰不安。朕闻卿之印可以避邪，卿可将太后之衣件件打上一颗印方好。”天师领旨，见桌案上摆列着百十件衣服，哪晓宫娥暗将黄白两件道袍夹在衣内。天师一件一件打印，忽然一惊，见衣中夹有黄白两件道服，慧眼一观，乃是妖魔之皮。方欲念咒现其原形，却被金奶奶差揭谛神将道服摄去。天师打完印退出宫门，这金奶奶暗想：“天师好眼力，我若不差揭谛神将衣摄回，险些现出原身露丑。”此话不表。

次日早朝，有黄门官启奏：“现有一簇人马奇形怪像，在城外驻扎，要张天师出城答话。”天师奏道：“此必是妖邪作耗，待臣前去擒来。”天子准奏，亦上城观阵，文武官员保驾。天师骑马仗剑，前打两杆七星旗，来至城外。见对面一妖邪黑面蓬头，坐下黑马，手执三股钢叉。天师喝问：“你是何方妖邪，自来送死？”黑人说：“吾乃红山大王赤红须驾下先锋官，扁脚秋是也。好好的将江山让我与家大王，若是半字不肯，你等休生后悔。”天师闻言大怒，急默诵灵文，请来马元帅，遵法旨拧枪来刺扁脚秋。扁脚秋以叉架开枪，大战数合。扁脚秋扭身一把飞剑砍在马元帅身上，马元帅负痛回天去了。天师上前，又被一钩钩伤脑后，急忙退回城中。扁脚秋亦回营寨。天子惊惶回宫。谢廷回府向金奶奶言：“天师着伤，头肿如斗。”金奶奶说：“天师我有药可治。你对他说，若打了印，我就送药与他医治。”谢廷闻言，遂来至金亭馆内，见天师身卧在榻上，遂近前问安，口尊：“大人今受妖邪之毒，金奶奶有丹药能解此毒气。恳祈大人赏赐他一颗印，感大人之深恩。”天师说：“本爵宁死，印不能轻施。”谢廷跪而哀求，口尊：“大人身体系要贵重，性命要紧。”天师说：“天意如此也。”谢廷闻言退出馆驿回府，对金奶奶述了一遍。金奶奶说：“今将仁义施与他，以感化他之心。”遂将丹药付与谢廷，言此丹宜用井泉水化开，敷在患处，流出毒水即愈。谢廷依言而行，亦将天师治好。又求天师打印，天师摇头不允。次日黄门官上殿启奏：“城外妖人讨战。”天子曰：“天师头颅方愈，难以捉妖，如之奈何？”谢廷奏道：“金道婆可捉妖人。”天子闻奏曰：“传旨，宣召金道婆入朝见朕。”

不知金奶奶能捉妖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圣母灭五毒讨封赴仙阙 谢廷毕婚姻衣锦大团圆

丽日融融风细细，知时膏雨初晴。

碧纱窗外博流莺，海棠红如烂熳。

杨柳绿似轻盈，宝马香车闲玩赏。

新刍美酒频频，归来时候有余情。

话表谢廷领圣旨宣召金道婆入朝。金奶奶随旨入朝，朝参已毕，伏在金阶。天子口呼：“金道婆，可领朕旨去捉妖人，必有封赠。”金奶奶奏道：“叩求圣主代小仙讨天师印符，小仙感圣德如天。”天子便向天师说：“张杰，你可与金道婆打印，好让他前去捉妖。”天师默然无言。天子曰：“金道婆好意解了你之毒气，你竟无义无情。”遂向金道婆曰：“朕之玉玺代你打上可否？”金奶奶奏道：“万岁的玉玺亦是枉然。”翰林学士崔文、驸马谢廷、金奶奶俱跪天师之前，齐声哀告打印，天师仰而不睬。天子怒曰

：“张杰速将印缴上来。” 天师遂即将印捧上，天子向金道婆曰：“ 将你衣服呈来，朕代你打印如何？” 金奶奶奏道：“吾主若代小仙打天师印不中用，非天师亲手打印方妥。” 复又苦苦求了一回。张天师默想。天子发怒动嗔，又见谢廷、崔文、金婆皆跪自己面前哀求，又医好我之毒；城外又有妖邪讨战，思想多时说道：“金道婆你先去灭了妖邪，本爵必然与你打印两颗。” 谢、崔二人齐尊：“大人今日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切莫反齿。” 天师说：“岂能反乎？” 随同众官登城观敌。

金奶奶驾云光出城，落下云头，大叫：“ 扁脚秋孽畜，吾仙在此。” 扁脚秋大喝曰：“原来是你。你昔日收我等于聚仙亭穴中。今已出穴，各干其事，休来惹我。” 金奶奶说：“ 你等及早回头，若牙崩半个不字，令你死无葬身之地。” 扁脚秋闻言大怒，摇叉来战，金奶奶舞菖蒲剑相敌。战有数合，扁脚秋将身后毒钩放出，金奶奶闪身，一剑将那毒钩砍断，复又一剑将扁脚秋斩于马下，现出原形，乃是一青蝎，天师忙将蝎之精魂收入混元盒内。那妖阵上恼了赤红须，大喝：“金道婆，休要逞强，吾来也！” 手提单鞭奔来。金奶奶用菖蒲剑迎抵，战有数合，未分胜负。那赤红须将口一张，喷出一股红气，内里一杆软枪，直奔过来。金奶奶将菖蒲剑吹了一口法气，把剑一晃，这菖蒲剑就长有丈余，望赤红须当腰一下，将赤红须斩为两段，现出原身，乃是一条赤练红蟒。天师将蟒魂收入混元盒内。众小妖见此光景，各自四散逃生去了。众人将二妖架起烈火烧化，这金奶奶进城，入朝见驾，便将灭妖之事一一奏明。天子龙颜大悦，就命天师打印。天师自思：“前已言定，料难反悔。” 只得向金奶奶说道：“本爵遵圣上谕旨，驸马之情面，众文武大臣分上，与你打一颗印罢。速取衣来。” 金奶奶将身上道袍脱下付与天师，天子同众文武百官见天师将道袍铺在案上，口中默念真言，以手书符，将法印戳上，遂交与金道婆。金奶奶接过来谢了天师，谢廷又求打第二颗，天师不肯打印。金奶奶谢了皇恩，天子退朝，百官各回府第。

次晨天子登殿，众官朝贺已毕，忽见太监匆匆上殿启奏：“宫中出一妖物，口似血盆，牙如钢剑，口吐红光，在于梁上。求吾主定夺。” 天子闻奏心中惊骇，百官面面相觑。天子忙宣张天师入朝。天师随旨上殿朝参，天子说：“卿家同朕入宫降妖。” 天师随圣主至后宫，见妖邪盘于梁上，望着天师喷一红光来。天师一见，却放一掌心雷打去，那妖物昂然不动，天师就知此妖有些利害，忙命人在此对面搭法台请神降妖，这且慢表。

且言金奶奶同谢附马在府中商议道：“吾女三姑与你有七日夫妻之情分，你亦须念夫妻之恩爱，作何计策，你可求天师打印与他衣上，方是不失夫妻之恩义。” 谢廷闻言，口尊：“岳母，岳母之衣打印已费天子之力，方打了

。若再求之，只恐张真人未必肯再打一印。” 金奶奶说：“ 我已差一妖在宫中搅扰，现时天师搭法台请神捉妖。我差去护法神保住妖邪，我也暗中前去。那时天师不能治服妖邪，天子必遣我捉妖，我趁此求天子封赠，再讨天师打一颗印，吾母女方成正果。” 言毕站起身，驾起一道金光暗进宫院去护妖邪不题。

且言天师登法台焚符念咒，将令牌一敲说：“王灵官速至。” 只见王灵官从空而降下，天师说：“ 代我速捉妖蛇。” 王灵官领法谕，举金鞭来打妖蛇。那妖蛇端然不动，口中喷出一道红光奔灵官来，妖蛇之尾向前一扫，打中灵官。王灵官被打，归位去了。天师只知灵官被妖蛇打退，那（哪）晓金奶奶在暗中护妖。天师无法退妖，遂下法台回奏天子。天子只可饬宫官将后宫门封起，天子回正宫，天师回天师府。

次日五更三点，天子登殿传旨，宣召金道婆。金奶奶随旨入朝参拜已毕，天子命金道婆降妖。金奶奶俯伏金阶启奏：“求万岁天恩，谕饬张真人将贫道之女衣上打一颗印，则感圣恩浩荡。” 天子闻奏，宣召张真人上殿，谕曰：“ 朕今宣金道婆代你降妖，你可与他再打印一颗，休要推辞。” 天师闻言跪奏曰：“先已打过印，不能再用二次。” 天子闻奏怒曰：“张杰，你职司何事，不能降妖捉怪，反令他人代你降妖。你为何倒惜其印，令人可恼！” 天师见龙颜带怒，不折正，无奈只得代他打一宝印。金奶奶暗喜，谢了皇恩，又谢了天师，随请天师与众大臣保驾入宫。金奶奶至宫中见了那妖蛇，在袖中取出菖蒲剑，口中念咒，将剑向上一指，将妖斩为两段，却原来是一壁虎精。天师亦将妖魂收入盒内，以火焚烧妖身。天子大悦，加封金道婆为金花圣母娘娘。金奶奶谢恩出朝，同谢廷来拜谢天师。天师说：“你得了我之宝印，有关本爵之事。此后务守正道，否则自有天雷击你。” 金奶奶口尊：“天师，老身讨那收服五毒精灵交付与我。日后若有妖邪出世作耗，就是老身之过犯。” 天师闻言说：“也罢，本爵就将五毒妖邪俱交付与你，若有舛错，向你是问。” 随将五毒交清。金花圣母收讫，告辞而去。后来将五毒收入后府，每逢端午节将五毒画出图形，贴于壁上，此是后话不表也。

不表天师辞朝回转龙虎山，且言自灭妖邪之后，谢廷与公主完婚，霎然满月。谢廷奏明天子回籍祭祖。天子准奏，赏假一年。崔文亦请假一同择日出京，文武各科大臣相送出京。谢廷同公主并崔文一路逢州州接，逢县县送，非止一日。那日来到扬州，招了陈奉臣之女凤英小姐。此事禀明公主，公主宽仁大度，贤惠无比，皆以和睦，不分上下，姊妹相称。后来回京奏明太后，天子封赠陈氏诰封夫人。崔文侍奉娘舅老夫妇如父母，妻吴氏为诰封安人，此皆是后话。

且言谢、崔两家祭过了祖，一日谢廷正在花园赏月，忽见从云端降下二人，皆是头戴道冠，身穿道服，洒然有仙风道骨之态。仔细一看，原是岳母金奶奶同贤妻三姑娘，心中大悦，近前请了金奶奶之安，遂又口呼：“贤妻三姑娘，今晚岳母送贤妻回家，咱夫妻共享安乐之荣。”三姑娘说：“非也，我同母亲已超升仙界矣。休得留恋于我！你现有姣妻美妇足可趁意，日后皆大福大贵之人。我今同母亲特来相谢。自此相别，我母女就此同升天界去了。今只一会，以决永别。”谢廷闻言省悟，忙唤书童：“快请公主与陈夫人前来相会。”不多时，公主同陈夫人带领宫女至花园相会。遂吩咐摆下素茶，圣母同仙姑一口同音说道：“多谢贵人并夫人的好意，我母女自此去也！”言罢，一阵香气，众人举目一看，只见五色云中母女二人身跨鹤背，冉冉而去。

谢、崔自此在家闲居，假满皆进京，入朝供职。后来谢、崔两家皆生贵子贤孙，皆是金榜题名，簪缨不绝，皆应了袁柳庄先生之相法也。